

第一章 寄人籬下的嬌客

時值驚蟄，京城處處春色，白牆紅瓦處，總有那綠葉探頭，青翠的嫩芽襯著背後的藍天，儼然是文人詩中情景，望之暢然。

小巷僻靜，大街熱鬧，市街上到處都是買賣的吆喝聲，人來人往地十分熱鬧。

這時，兩輛青蓬馬車緩緩駛入富貴三巷中。

富貴巷總共九道，住的都是京城數一數二的富戶，院落一座座，裡頭池塘水榭，假山曲道，一樣不缺，你家門前是石獅戲球，我家門前就麒麟飛天，因此這裡住的雖然是商戶，但比起官家是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久而久之，城南這一塊就被稱為富貴巷，至於原名，已經沒人在意。

馬車在黎家宅第前停了下來。

一個身形福泰的嬪嬪首先下車，接著扶下一個約莫十一、二歲的少女，面容略顯疲累，但難掩其天仙姿色，有兩個年紀差不多的丫頭緊隨其後下車。

黎家側門處有個穿著紫黛色褶子的嬪嬪在等著，一看到人，馬上堆笑迎上前，「老婆子姓苗，敢問可是邵家姑娘？」

那福泰的嬪嬪笑說：「苗嬪嬪有禮，老婆子姓蘇，我家小姐正是姓邵。」

「大小姐快請，老爺子跟老太太自從收到信後，就一直在等邵姑娘到來。」

由苗嬪嬪帶路，一行人從側門進，至於馬車跟丫頭自然有小廝帶著從角門進府。

黎家這宅子碧瓦朱甍，所經之處，花團錦簇，奐紫嫣紅，春風拂過花木所發出的沙沙聲，聽在耳中無比愜意。

走了一段路，苗嬪嬪笑說：「到了，這便是老爺子跟老太太的院子。」

抬頭一看，只見烏金色的牌匾上，書有「松鶴堂」三個大字。

苗嬪嬪領著人一路進入大廳，笑道：「老爺子，老太太，邵姑娘到了。」

屋中端坐著兩個老人家，頭髮皆已花白，但看著精神都很不錯。

那少女這時往前一步，「怡然兒媳老爺子，老太太。」

邵怡然今年十二歲，小時候曾經跟著祖父進京，當時就住在黎家。

黎邵兩家老爺子是少年知交，兩人都只生兒子，所以沒能成兒女親家，後來黎家得了孫子，邵家得了孫女，邵老爺子一高興，趁著帶學生上京考試時順便訪友，然後結成孫兒女親家，只是當時也沒說得太清楚，但黎家就一個嫡長孫黎子衿，想當然耳，邵怡然將會是他未來的正妻。

在邵怡然小時候，她爹跟個戲子跑了，生母回娘家另嫁，她從小便是由祖父扶養長大，邵老爺子之前不大好，便寫信給黎老爺子，說自己是不大行了，怕宗親坑了邵怡然，所以說等他走後，想讓這孫女提早進京，就住在黎家，等年紀到了，就直接從黎家出嫁。

黎老爺子自然同意，說實話，他也想去江南看看老朋友，但他也老了，前年不慎跌倒後，身體更是大不如前，別說去江南了，有時候下午坐久一點，腿都會疼，只能回信讓邵老爺子把孫女送來，然後鄭重說，一定會好好對這孩子。

許是放下了牽掛，邵老爺子在收到信後沒幾天走了。

邵怡然才十二歲，又是個女子，便由族長張羅後事。

然而那族長卻以「妳年紀還小，我算是妳的表伯祖父，自然得幫忙」為藉口，意圖收管她的錢財，見她不上當，竟說要讓自己的外孫娶她。

所幸邵老爺子早就已經發落妥當，下人又忠心，錢財才沒被奪去，等百日過去，邵怡然這便收拾了東西上京。

黎老爺子見到故人之孫，自然十分高興，問起路上是否辛苦，又問起邵老爺子走的是否安詳。

一場喪事，讓邵怡然看見了不少人的嘴臉，遠親近戚，嘴上說關心她的親事，其實關心的都是邵家的財產，祖父雖是讀書人，但先祖幾代行商，財產著實不少，大家都忙著推薦自己的兒子或孫子給她當帳房，會關心祖父是否受苦的，只有黎老爺子。

聽見這話，邵怡然心裡一陣溫暖，「祖父是在睡夢中過世，當時嘴角還帶著笑意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黎老爺子眼中噙著淚，「那就好……別說這個了，給怡然住的地方可收拾好了？」後面那句話，是對黎太太說的。

黎太太對邵怡然，說實在其實很看不上眼，爹跟戲子跑了，娘又另嫁，而邵老爺子是讀書人，能有什麼財產？說穿了，就是品行不行，又窮，這樣的女兒家怎麼配跟他們黎家來往，但丈夫重視，她也不能說什麼，便是笑著回答——

「開了芳薌閣，想著怡然肯定會帶自己貼心的丫鬟過來，便只點了四個粗使丫頭過去，另外讓趙娘子過去當管事嬪嬪。」

黎老爺子想了想，嫡孫女住芳苓閣，這芳薌閣也一樣是一進三大房，兩邊抱廈，這樣可以，邵怡然雖然是孤兒，但現在開始，就是他的嫡孫女，過幾年等她長大了，便嫁進黎家成為他的孫媳婦，也不枉他跟邵老爺子相交一場。

想到這裡，黎老爺子神色和藹地道：「去休息一下，晚上到大廳來，一起吃飯，順便和妳幾個黎家哥哥、小姊妹敘敘舊，我想著妳和她們年紀差不多，以後就跟著幾個小姊妹學學女紅，逛逛院子，要是有小姐相邀，就出門喝喝茶，有我在，什麼都不用怕。」

邵怡然盈盈下拜，「多謝老爺子，老太太。」

從黎老爺子那裡出來後，趙娘子就領著邵怡然等人到了芳薌閣。

趙娘子笑吟吟的說：「這芳薌閣跟大小姐的芳苓閣佈局是一樣的，老爺子、老太太對姑娘可真好。」

芳薌閣位在黎家東南角，前庭青磚，後院是個小園子，種植著幾棵樹，風吹樹梢，早春的綠意，讓人看了便心曠神怡。

牆角植有幾株桃花，此時恰逢花季，粉紅色花朵開得十分茂盛，八角亭旁放著幾盆大紅色的牡丹，有花樹，有盆景，考慮得很周到。

邵怡然不是沒考慮過自己受不受歡迎的問題，她想過，若能在黎家安身最好，如果黎家不歡迎，就先找個客棧住下，然後再慢慢找個院子，反正她手頭有錢，再者，她也不是真的十二歲，前生二十五年，今生十二年，她都活過三十七個年頭

啦。

在趙娘子的帶領下，邵怡然看了芳藹閣，心中覺得很滿意。

「姑娘。」從邵家帶來的丫頭木樨過來稟告，「房間已經收拾得差不多了，姑娘要先睡一下，還是準備熱水？」

「準備熱水。」路上客棧水準參差不齊，有些明明是上房，澡桶還髒得不行，她都四天沒好好洗過澡了，儘管春天天涼，但她總覺得身上有股異味。

芳藹閣的澡桶是全新的，丫頭鳶蘿又往水裡加入了一些香露，邵怡然泡了進去，深吸了一口氣，覺得自己總算從舟車勞頓的疲憊中活過來了。

梳洗後，蘇嬪嬪給邵怡然換上錦繡雲紋衫，玉蘭如意裙，濕潤的頭髮用白色布巾慢慢擰乾。

在蘇嬪嬪忙著弄乾邵怡然頭髮的同時，邵怡然心中也無比慶幸自己穿到了邵家，雖然祖父是讀書人，不過她曾祖父、曾曾祖父、曾曾曾祖父，那可都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，外人看邵老爺子是兩袖清風，但只有邵家族人知道，她家的銀子可是滿倉庫。

聽到邵怡然喚人進屋抬走澡桶，趙娘子便笑著走了進來，「姑娘要是得空，奴婢讓幾個粗使丫頭在外面磕個頭。」

既是粗使丫頭，便不用特別去認，邵怡然吩咐鳶蘿，「拿個荷包給她們。」

鳶蘿稱是，拿了幾個荷包出了房門，不一會兒，外面便傳來——

「奴婢多謝姑娘。」

趙娘子又笑說：「姑娘這芳藹閣前幾日才開鎖，後頭還得打理，奴婢先下去，晚一點來領姑娘去大廳吃晚飯。」

邵怡然點點頭，「去吧。」

蘇嬪嬪上前，給了趙娘子一個滿滿的大荷包。

一接過手，沉甸甸的手感讓趙娘子的笑容登時真誠許多，「多謝姑娘賞賜。」

趙娘子離開後，邵怡然吩咐蘇嬪嬪，「嬪嬪，你去打聽一下，黎家現在有什麼人，誰好相處，誰得避遠點，不用怕給銀子，多問幾個人。」

蘇嬪嬪道：「老奴馬上去。」

過不到半個時辰，蘇嬪嬪進來，邵怡然一邊喝著木樨剛剛熬好的燕窩，一邊聽蘇嬪嬪說黎家的事情。

黎老爺子有三個兒子，黎宗壹，黎宗二，黎宗三。

黎宗二是嫡子，卻自請分家，而黎宗三則是惹事被趕出家門的，所以現在黎家只剩下黎宗壹一個爺。

黎宗壹有一妻三妾，正妻倪氏，生嫡子黎子衿，嫡女黎翠雨；梅姨娘膝下有黎子軒，黎翠娟；柴姨娘膝下有黎子均；池姨娘膝下有黎翠陶，黎翠雙。

雖然就一個爺，但後院有四個女人，自然是雞飛狗跳。

倪氏是門當戶對的富戶之女，是黎家求娶來的，過門不到三個月就有孕，更一舉生下黎子衿這長子嫡孫，安了老人家的心，說來功勞很大。

黎子衿在倪氏的教導下，十分成材，小小年紀就會孫子算經，四歲的孩子，雉兔

同籠的問題已經難不倒他，七、八歲會看帳本，現在十五歲，能幫忙打理生意。黎老爺子跟黎老太太提起這嫡孫，可以誇上三天，說起倪氏，更是只有稱讚，而倪氏聰明，容貌也不差，但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就是不得黎宗壹的喜愛。

再來就是梅姨娘了，是打小伺候黎宗壹的丫頭，情分很深，黎宗壹動一下眉毛，梅姨娘就知道他在想什麼，在倪氏進門前，她就已經是通房，倪氏生下黎子衿後，梅姨娘便停了藥，第一胎就生下兒子黎子軒。

有次黎宗壹要出遠門，便帶了梅姨娘同行，後來梅姨娘懷孕了，直接在江南待產。這種情況下，不過是個妾，說不定就被主人家給遺忘了，可沒想到黎宗壹十分惦記，等孩子滿百日了，便巴巴地派人去接，母女回到黎家後，黎宗壹就趕緊抱了當時才幾個月大的黎翠娟去祠堂上名，又連續幾日晚上都到梅姨娘房裡。

也許是知道自己是庶子，黎子軒讀書很發憤，十三歲考上童生，接下來就是秀才了，西席對黎子軒頗為看好，說二十歲以前考上秀才不算難事。

倪氏是個合格的主母，梅姨娘雖然受寵，但也不是個太囂張的妾室，偏偏倪氏就愛找她麻煩，而黎宗壹見不得心愛的女人受委屈，就會去罵倪氏，長年下來，演變成一個死結。

而柴姨娘本來是個粗使丫頭，黎宗壹一次酒後走到園子裡，見到她正彎腰在清理假山落葉，月色掩映下，那屁股顯得又大又圓，一時色心大發，對人霸王硬上弓，沒想到一次就中，十月懷胎，還是個兒子，足足八斤重，哭起來震天響，健壯得很。

黎老太太很歡喜，見這丫頭運氣好又能生，便抬成了姨娘，不過畢竟是個粗使丫頭出身，沒什麼見識，黎宗壹跟她也沒話聊，後來便一直不去她房中，可見識少有見識少的好處，對柴姨娘來說，兒子是天，她有兒子，什麼都不怕。

黎子均沒兩個哥哥優秀，如果生在一般人家，會是個不錯的庶子，只可惜他的兩個哥哥都十分出色，相形之下，他就顯得黯淡許多。

最後的池姨娘是黎宗壹去花街柳巷看上的清倌，也不是特別美貌，就她那楚楚可憐的氣質打動了他，覺得自己一定要救她出苦海。

帶回家時，黎老爺子不覺得有什麼，倒是黎老太太氣得直接摔杯子，池姨娘的頭被砸出一個傷口，血水混著眼淚流下來，跪在地上啜泣，看起來更可憐了。

黎宗壹心想，自己一定要保護她，於是隔天就提為姨娘，而且在她房中一待就是一個月，用行動告訴下人，我罩她，所以雖然出身青樓又沒背景，下人也不敢輕忽怠慢，晚上一聲咳嗽，小丫頭會馬上從外間榻上跳起來，衝到床邊問「姨娘，怎麼了」。

但池姨娘運氣不好，就兩個女兒，而且生完黎翠雙後，陸續續生著病，身體總不見好，小日子來時更會頭暈目眩，大夫說要再懷上很難。

不過倪氏對她不差，大概是為了要制衡梅姨娘，有什麼都會叫上她一起。

此外，黎家還有個黎三太太莊氏，她是黎宗三的妻子，黎宗三是被趕出去的，品行自然不怎麼樣，後來欠了賭場一屁股債，人便跑了，留下妻子莊氏跟三歲的兒子黎子蔚。

莊氏一個女人哪有辦法還債，還得養兒子，最後牽著兒子回本家，哭哭啼啼地求收留。

黎老太太是不想的，庶子的妻小跟她有什麼關係，就算死在路邊，那也是他們的命，要怪就怪黎宗三。

可對黎老爺子來說，這是自己的血脈，庶子不爭氣，但孫子總是無辜的，於是金口一開，留了。

黎子蔚現在住在騰文院，年紀跟黎子軒一樣，都是十四歲，但他更為出息，三年前就考上秀才，現在正準備舉人考試，因為文采過人，跟京中不少大戶少爺有往來。

也因為如此，不管是黎老太太還是倪氏，都會給莊氏幾分面子，畢竟莊氏現在雖然是寄人籬下，但說不定哪天就靠兒子翻身了。

最後就是黎老太太的娘家姪孫女，姜寧兒。

這是最難打聽的，蘇嬤嬤可花了不少心力才問出來。

原來，黎老爺子跟邵老爺子兩人定下口頭親事後，因邵怡然是嫡長孫女，想當然耳，是要配給黎家的嫡長孫黎子衿的。

但黎老太太對此卻有意見，她覺得邵家窮，規矩也不好，配給庶孫都算高攀了，怎麼可以配給嫡孫，所以特地接了自家姪孫女過來，想讓姜寧兒跟黎子衿來個近水樓臺，若兩人情投意合，到時候老頭子也不好拆散，而到那時候邵怡然還堅持要跟著黎子衿，就給黎子衿當個貴妾就是了。

說到後來，蘇嬤嬤臉色很不好看，「黎老爺子眼界非凡，怎麼娶了這麼個目光短淺的，外人還以為是個姨娘呢。」她家姑娘嫁給黎子衿都算低嫁了，居然還妄想讓她家姑娘做妾室？因為太荒謬，連生氣都懶。

邵怡然也不想計較這個，淡淡地道：「反正現在是黎老爺子當家，那就好了。」

「姑娘說得是。」姑娘才十二歲，京城雖是天子腳下，但歹人也不少，還是住在大宅高牆之中安全些，至少能睡得更安穩點。

吃完燕窩，邵怡然又讓木樞點了一會香。

趙娘子進來道：「姑娘，時間差不多，該去大廳了。」

邵怡然進到大廳的時候，已經有幾個人在裡頭了，俱是十幾歲出頭的少年少女，大家都識得她，這乃是祖父的貴客，黎家未來的孫媳婦。

黎子衿今年十五，因男女有別，他和黎子軒及三房的黎子蔚一樣，知道不能亂看，故而點頭示意就轉開了眼，就只有十二歲的黎子均，毫不掩飾地打量著邵怡然，然後露出滿意的神情。

木樞看了就來氣，什麼世家少爺，地痞似的，正想出口說人，卻見邵怡然搖了搖頭，貴客貴客，再尊貴也是客，他沒教養，自己難道還跟他吵了？面對這種人，無視就是，跟他說話，他還會以為自己對他有意思。

這時一個圓臉小姑娘走過來，頭上簪著京城最流行的流蘇珠釵，一身錦衣華裙，

淡掃蛾眉，拉著她的手，道：「是邵家妹妹吧，我是黎翠雨，小時候妳來時帶妳看過河燈的，記得嗎？」

邵怡然笑，她是嬰兒穿，再小的事情都不會忘記，看河燈，她有印象，第一次看琉璃河燈很興奮，帶她去的小姊姊還送了她一盞，並教她怎麼讓燈入水飄，小姊姊都長成少女了，時間過得真快。

其實這群孩子，除了黎翠娟，其他人她都有見過，畢竟年幼時，她曾經在這裡住了一個多月，只不過當時都是幼童，每個人臉頰都是兩坨嬰兒肥，跟現在都不一樣了，她得重新連結起來。

邵怡然笑說：「記得，群青色的琉璃燈。」

黎翠雨很高興，一下熟稔起來，「我給妹妹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大哥，黎子衿，三房的哥哥黎子蔚，然後我二哥黎子軒，弟弟黎子均。」

這時候，邵怡然不得不稱讚一下，黎翠雨真的很細心，黎子蔚寄人籬下，心思想必敏感，如按照著他們站的位置和年齡依序介紹，就不會把黎子蔚當成外人看。

黎翠雨繼續介紹，「這是我表姊姜寧兒，二妹翠陶，我們三人同年，都比邵妹妹大一歲，然後翠雙十歲，翠娟八歲。」

黎翠雨是嫡長女，是幾個庶妹的行動指標，不一會，幾個人有說有笑起來。

邵怡然是成年的穿越人，一看就知道姜寧兒是真心喜歡黎子衿的，看他的時候眼光閃閃，看向自己卻是一臉怨恨。

她心想，在古代，十三歲算是大人了，這姜寧兒怎麼這麼不懂得掩飾？論媒妁之言，她有兩家長輩的口頭約定，論時間，也是她比較早認識黎子衿的，當然啦，如果黎子衿跟姜寧兒彼此有意，她是絕對不會拆散人家的，可問題是，她看了看，黎子衿對他這表妹似乎沒有其他的意思。

黎翠雨顯然也看出來了，但她並不管，光看這點，邵怡然就覺得自己可以跟她當朋友，姜寧兒愛耍大小姐脾氣，就讓她自己生悶氣，否則她還以為大家都該捧著她似的。

「李家姊姊邀我過幾天去賞牡丹，怡然也一起去吧？李家有幾盆綠牡丹，很難得的。」

邵怡然點頭含笑，「好。」

祖父送她入京，就是要她多交朋友，多往外走走，好增長見識，為了讓祖父放心，她一定要努力融入黎家、融入京城這個圈子。

黎翠娟聽到，連忙說：「大姊姊，我也要去，行嗎？」

黎翠雨笑道：「李家遠，要去可不准賴床，不然不等妳。」

「那我去跟大姊姊睡。」

邵怡然一聽，不禁笑了出來。

黎翠雨也笑著吩咐奶娘，「四天後晚上，把四小姐抱來我這邊。」

奶娘連忙說是。

一旁，黎子軒看到親妹妹得到照顧，嘴角也露出笑意，翠娟的年紀跟姊姊們差了四、五歲，他難免會擔心她融不進圈子，還好她心大，總會替自己爭取。

這時，黎宗壹跟倪氏陪著黎老爺子、黎老太太進來了，黎老爺子看幾個孩子親密說笑，隱隱約約還聽見要去李家看牡丹，顯得很高興。

如今正值春天，京城的爺們會相約騎馬，遊湖，姑娘們便是賞花，念詩，宴會多得不行，黎翠雨是黎家嫡出大小姐，帖子自然不少，邵怡然很感謝黎翠雨的親切，初入黎家就得到黎老爺子和黎翠雨的關照，想來她之後的日子不會太難過。

這一頓飯，十分豐盛，有翠綠鳳尾，繡球干貝，香菇鴨掌，桂花佛手酥，金絲鵝鷄，白菜雞腿，海味三鮮，蒸羔羊，白煮綠蔬，宮保鹿肉，珍珠豆腐，菊花冬瓜，薑絲松菜，糖蒜等等，一共十六道菜。

飯後，丫頭上了七品蜜餞跟信陽毛尖。

黎老爺子喝了一口，放下茶盞，「有件事情要跟你們說上一說。」

眾人一聽，紛紛正襟危坐。

「我年輕時經商，經過江南，被親信友人所騙，不但貨物全無，銀子也是一兩不剩，偏偏連日瓢潑大雨，連暫時容身的破廟都坍了，我沒地方去，只好去找以前在書院讀書時的朋友，原本只是想碰碰運氣，借幾兩銀子回京城便是，卻沒想到故友熱情接待，不但安排了住處，還允諾要幫我追討貨物。

「我一口氣放下來，一病就是一個多月，等我清醒，那批貨已經追回來了，他在當地是望族，官府不敢得罪，傾力之下，不多時就把兩船的貨找回，待賣光了那兩船貨物，我們黎家才算起了家。」說完，一臉和藹的看向邵怡然。

眾人頓時明白，這故人肯定就是邵怡然的祖父了。

邵怡然也很意外，因為她從來沒聽祖父說起這些，但仔細想想，這才是祖父的風格，他做好事，從來不會掛在嘴上說的。

「她現在雖然姓邵，但等她長大後，會成為黎家人，這是我跟邵老爺子十幾年前就約好的，所以，她不是孤女，我不准任何人把她當成寄人籬下的客人。」這是將她的身分過了明路，雖然沒說許配給誰，但她這段時間也不會因寄人籬下而受到怠慢。

黎翠雨連忙說：「當然是自己人啦，祖父沒見我跟怡然一見如故？將來肯定處得好。」

黎翠娟也附和道：「嗯，一見如故。」

八歲的小女孩，講話還有點奶聲，實在可愛，黎老爺子便嚴肅不起來，笑問：「會用成語了？還不錯，功課寫了嗎？」

「寫了，一張大字，一張小字。」

「先生怎麼說？」

黎翠娟遲疑了一下，「說醜。」

廳上頓時人人笑出來，黎翠娟害羞搗臉，黎老太太笑著張手說：「過來祖母這邊。」

小丫頭立刻跑了過去，撲進祖母懷中。

梅姨娘一臉笑意，倪氏卻是差點把一口銀牙咬碎，她就是不懂，梅姨娘得到丈夫的寵愛就算了，為什麼她生的黎翠娟也能得到公公跟婆婆的偏愛，一個庶女，待遇居然跟嫡女差不多，現在婆婆還摟在懷中親熱不已，真是氣死她了。

「既然我考了翠娟的功課，那就順便考考她幾個哥哥。」黎老爺子興致一來，現場考校，「子衿，你是大哥，你先來。」

隔天下午，黎老爺子把邵怡然單獨叫去書房。

老人家的神情很溫和，桌子上還準備了鮮花餅、荔枝糕等東西，這肯定不是黎老爺子愛吃的，是替她這個小姑娘準備的。

邵怡然喝了茶，靜靜地等黎老爺子先開口。

看著茶煙繚繞，聽著窗外鳥啼，風吹樹梢，不一會，黎老爺子先笑了出來，「妳跟妳祖父太像了，都能忍，不過想一想，又像大嫂，大嫂總是很安靜。」

邵怡然知道這個大嫂指的是祖母，於是笑了，她對爹娘沒印象，但很喜歡祖父母，說她像祖父母對她來說是誇獎。

笑語幾句，黎老爺子也不拐彎抹角，直接道：「家裡四個男孩子都見過了，昨天也聽了他們說自己的功課，妳是邵兄唯一的血脈，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妳，這裡沒外人，不用怕羞，告訴我，家裡這幾個哥兒，妳比較中意哪一個。」

邵怡然不知道該怎麼說，在這個世代，女子沒有依靠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像這回是她跑得快，不然官府肯定會把邵家錢財判給宗親「保管」，然後保管到後來，不是少了，就是沒了。長輩花晚輩錢，天經地義，她去告官，就是不孝，沒人會受理。

而現在她在黎家，又有未婚妻的名分，就算宗親追到京城來，也不能奈她何，她可是有夫家的人，說白了，不是等著被邵家宗親奪財，就是點頭嫁入黎家，沒有第三個選擇。

黎家四個男孩，除了黎子均那個色狼小屁孩外，黎子衿是嫡長，嫡長有嫡長的優勢，但相對的，宗婦的責任就要大得多；而黎子軒雖是庶子，但準備往仕途邁進，又是黎宗壹的兒子，將來想來也不會太差。

至於寄居的黎子蔚，也是挺好的人選，文質彬彬，感覺挺好相處的，且將來成親了勢必會搬出去。但要選誰，這是要她怎麼開口啦……

黎老爺子笑說：「當子衿的妻子，好處多，但責任大；當子軒的，好處就是將來會分家，梅姨娘可比大太太好相處得多，子均小妳一點，這就不考慮了，然後子蔚，這孩子出息是有的，若能中舉，我自然會替他捐官。」

捐官啊，她不想玩這麼大，她只想平平順順過一生，不然憑著祖父一目十行、過目不忘的本事，考狀元對祖父來說就跟割白菜一樣，她也早就是官家小姐了，可祖父覺得官場複雜，與其戰戰兢兢的伺候皇上，不如讓學生戰戰兢兢的伺候自己。

「怡然只想過普通小日子。」

黎老爺子一聽就懂了，那就從子衿跟子軒挑。

那要挑誰呢？當然是嫡長孫啊，畢竟這個家以後是要交給他來當的。

黎家一開始能成功，那是運氣加上天分，事實上做生意得有腦子的。

就像宗二跟宗壹嘔氣，自請分家，可然後呢？沒那個長處，做什麼賠什麼，看宗

二一家人，這幾年房子越搬越小，也越搬越遠了。

黎老爺子看了也不忍心，不過他能怎麼辦，拿錢給兒子嗎？

有的人或許會拿大兒子的錢財去補貼二兒子，覺得這樣兄弟都公平了，但他不會，因為這樣是不對的，想要銀子，得親手賺，不會賺，那就得低頭跟父兄請教。

在家裡時不孝順，又跟他大哥頂嘴，現在受窮了，這才想起本家的好，將來宗壹要是想救濟弟弟讓他去，但現在他還在，那這事就不可能，不然以後孫子們有樣學樣怎麼辦？為了讓孫子出息，他只能捨了這個兒子。

人貴自知，像子衿，知道生意需要學習，不是砸十兩銀子下去，就能回收二十兩銀子；子軒知道這個家將來要給大哥的，所以他就努力讀書求功名，子蔚更不用說，小小年紀比誰都知道爭氣的重要。

黎老爺子想了想，「我看還是子衿吧，他將來是黎家的當家，妳就是當家太太，中饋握在手中，什麼也不用怕，有錢，又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不用看人臉色，日子過得舒服了，心裡才能舒服，這樣將來我看到妳祖父祖母，也能無愧地喊一聲大哥大嫂。」

第二章 婚姻之事真煩人

兩年轉眼過，邵怡然已經十四歲，是個大姑娘了，這兩年在黎翠雨的熱情帶領下，她順利打入了京城的小姐圈子。

十幾歲的小孩子家，就算有心眼，也就是覺得對方太漂亮、太招蜂引蝶這種屁大的事情，邵怡然並不放在心上，她最想做的是藏拙，好好過日子。

穿越女當然有穿越女的優勢，唐詩宋詞信手拈來就是才女，可是那麼出名做什麼呢？她前世太忙，忙學業，忙打工，畢業後進入電視臺，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，完全演繹什麼叫做社畜，後來死於一場追新聞的車禍，今生當然要把宅字進行到底。

懶，就是爽。

「小姐，黎大小姐那邊的冬青來了。」木樨道。

「請她進來。」

冬青年紀已經有些大了，但還沒配婚，「見過邵姑娘，我家小姐說，莊子送來幾隻活蟹，問姑娘要不要去水榭上吃蟹喝酒，要的話，請亥初時分到池塘邊的水榭。」螃蟹？這個好，邵怡然笑道：「回覆妳家姑娘，我準時到。」

冬青離去後，蘇嬤嬤笑著讓鳶蘿拿衣服過來，「真多虧得黎大小姐，事事想著您，想來嫡親姊妹也就這樣了。」

邵怡然莞爾一笑，「我跟黎姊姊有緣。」

等時間快到了，換上一套杏黃色的束袖秋裝，邵怡然這便前往池塘。

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圓，不用掌燈也看得清楚，一行人到了池塘邊，黎翠雨已經在那了。

「怡然快過來。」

邵怡然走入水榭，盈盈行禮道謝，「多謝黎姊姊相邀。」

冬青打開食盒，裡頭是兩隻剛蒸好的大螃蟹，酒是新釀的桂花蜜，酒香蟹香，遠

邊有月，倒映湖中也是月，秋風徐徐，說不出的愜意。

黎翠雨拿起剪刀跟小槌，邊吃邊道：「怡然今年十四了吧，等過了年，就能說親了。」

邵怡然覺得這問題有點危險，於是把球扔回去，「黎姊姊呢？」

黎翠雨臉上頓時一紅，左右看了看，揮手讓丫頭走遠點，然後小聲說：「我娘想讓我嫁給倪家表哥，我祖母又想我嫁給姜家表哥，你別說我不害臊，可我，我覺得李公子比較適合我。」

邵怡然聽出來了，黎翠雨對倪家表哥沒意思，但倪氏想她嫁去娘家，因為那時候公公婆婆就是舅舅跟舅媽，新媳婦會少吃很多苦，而黎翠雨對黎老太太的娘家姜家也沒意思，姜家窮，想娶她不過是需要她這個大小姐的嫁妝，至於黎翠雨，她自己喜歡李公子。

李公子她也見過，真是一表人才，喜歡上他的人肯定不少。

婚姻大事，可是一輩子的事，因此邵怡然也不敢貿然給主意，只能婉轉說：「姊姊相貌隨了大太太，家世又好，就算晚一兩年也不要緊，不用急，得慢慢找個好的，不然一輩子就毀了。」

「是啊。」黎翠雨也不管自己的手上都是蟹膏，就往邵怡然手上一握，「我們家算是簡單了，你看看姜家表姊，生母是正房太太，卻被一個姨娘騎在頭上，把唯一的女兒放在我家求清靜，姜家舅舅也不管，萬一我嫁給李公子，他將來也寵妾滅妻，那我怎麼辦？」

邵怡然莞爾一笑，「這你倒不用擔心，姜家舅母是因為娘家沒人出頭，才會被欺負至此，你不管過了誰家的門，想欺負你，也得看黎家四個少爺允不允許。」

聞言，黎翠雨就想起了自己三個哥哥一個弟弟，心稍微安定了些，也是，雖然母親跟姨娘之間有點小爭執，但幾個孩子之間倒沒什麼大仇，小打小鬧，過幾天自然就好了，將來若是夫君欺負她，她就回娘家告狀。

這麼一想，黎翠雨就開心了些，洗了手後突然發現話題扯遠了，便笑說：「又被你把話題扯開了。」

糟糕，還是讓這小姑娘想起初衷來了。

「我跟你说，我大哥真的是很好的人，不只優秀，對人也好，倪家表哥跟我說，爹在外面都說大哥好話，家裡這一兩年試著讓他作主，生意比以前好上一些，你成為我的嫂子，一定能幸福的，我知道祖母……不過，祖父在呢，我們家還是祖父作主的，我也會勸母親好好對你的。」

邵怡然莞爾，「說，是誰派你來的？」老爺子都沒這麼積極。

黎翠雨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雖然有點對不起祖母，但她真不想姜家表姊變成自己的大嫂，小鼻子、小眼睛的不說，將來成親，有祖母撐腰，姜寧兒哪會把婆婆放在眼底，母親這輩子已經受夠了姨娘的氣，她不願母親再受媳婦的氣。

而且，她還知道一件事情，祖父原來也有把怡然嫁入官家的意思。

兩年前的冬天，她去沈姑娘家賞梅，沈家是七品官，那時她不慎弄髒裙子，去客居換衣服，出來時遠遠看到祖父跟沈大人在說話，她一時好奇跟了上去，聽見祖

父在推薦一個女孩，她原本以為是自家姊妹，後來才知道，是個故人之女，江南邵大儒的孫女兒。

沈大人師承邵大儒，自然願意作這親戚，不過沈大人又說：「先生一生不願意進官場，也不知道他願不願意將孫女嫁入官家，若先生肯，我自然會讓嫡子上門迎娶。」

黎翠雨聽得瞪大了眼睛，平凡女子要嫁進官家並不容易，更別說是嫁給官家嫡子了，這邵小姐到底是何方神聖？

被這一問，黎老爺子似乎難倒了，然後自嘲一笑道：「倒是我一廂情願了。」

後來聽聞沈大人的嫡子跟陳大人之女訂親，黎翠雨就知道，婚事沒成，不過不知道為什麼，她很清楚，那是邵家不願意，不是沈家不願意。

之後在家裡見到邵怡然，她突然懂了，什麼叫做腹有詩書氣自華，比自己小一歲，卻十分端秀，她知道祖父為什麼會上沈家提親事了，這的確是讀書人會喜歡的媳婦人選。

後來知道祖父還是決定讓邵怡然嫁自己的親孫子，黎翠雨就想，一定要是自己大哥，雖然二哥對她很好，堂哥對她也不錯，但只有黎子衿才是她的同母大哥，這嫂子她要定了。

只是，她這心思自然是不能說的。

黎翠雨拉住邵怡然的手，「妳是我認識的姑娘中最好的一個。」這句倒不是假話，她認識太多草包了，包括她自己也不愛讀書，要她看書她寧願去刺繡，但怡然的書卻是一箱一箱搬入芳藹閣。

這時，蘇嬤嬤笑著插話道：「時間也晚了，姑娘們洗洗手，這便回去休息吧？」

聞言，兩人淨過手，又用布巾擦乾淨。

黎翠雨看了看月色，便道：「我們從假山走回去吧，省得繞園子。」

黎家的假山很大，都可以在裡面捉迷藏了，又正好位於後院和池塘中間，從假山穿過去，的確可以省一段路，所以邵怡然欣然應允。

然而當兩人在要進入假山時，卻看到一個丫頭鬼鬼祟祟，左看右看，然後鑽了進去。

邵怡然心想，喲，偷情？

黎翠雨是個十五歲的小姑娘，一時還反應不過來，後來想通了，不禁生起氣來，那死丫頭是哪裡的？竟然跑到假山裡面來苟合，萬一把裡面弄髒了，翠娟又鑽進來玩躲貓貓，那該有多噁心。於是她冷著臉說：「冬青，妳去看看是誰，明天一早趕他們走。」

冬青還來不及說好，秋夜中便傳出一個男人調笑的聲音，「讓我看看妳屁股有多白。」

山洞造成的回音效果可不是普通的厲害，儘管聲音是遠遠的傳來，可人人都聽清楚了，一時間，一旁的下人們都低下頭，不敢出聲，四周靜得只剩下風吹過樹梢的聲音。

黎翠雨更是手指攥緊，氣得臉色發青，這麼下流，這麼不要臉的……居然是她大

哥黎子衿，她忍不住看向了邵怡然。

雖然住進黎家已經兩年多，但男女有別，他們兩人平常並不來往，只希望怡然聽不出來，家裡下人多，到時候隨便賴一個就是，怡然不是那種會揪著不放的人，能交代過去就好。

沈大人家都搶著要，邵怡然一定有什麼優點在，只是她年紀小不明白，倒知道大哥想撐起家業的確需要一個精明的妻子，怡然聰明冷靜，是一個好人選。

黎翠雨尷尬一笑，「幾個下人苟且不值得我們汙了耳朵，我們走花園回去好了。」然後又埋怨起自己，為了省那一點路，撞破了這麼骯髒的祕密，她寧願從不知道那衣冠楚楚的大哥會跟個丫頭野合。

黎子衿十七，房中的丫頭半夏和紫苑早已經提成通房，真看中誰，帶回峻雅院，也不會有人多說話，但在假山中，這成什麼樣子，將來他的孩子生出來，也會到假山玩，不嫌髒嗎？

面對她的提議，邵怡然神色鎮定，「好。」

黎翠雨鬆了一口氣，卻沒想到這時候聲音又傳來——

「大少爺成親後，可別忘了我這白屁股……啊……」

黎翠雨聽了，臉色又是一僵，可看到邵怡然神色如常，突然間又有點不懂了，她是將來的黎大奶奶，大哥年紀到了，給丫頭開臉伺候是應該的，可是再多，那就是打未婚妻的臉，她不生氣嗎？

當然不會生氣——邵怡然成親，這是因為這時代的女人需要，而不是因為她喜歡，相反的，她還挺佩服那兩人的，入秋後，天氣轉冷，假山內的環境又那麼差，居然還有興致玩性感小馬的遊戲，真厲害。

黎翠雨覺得十分難堪，「大哥肯定是一時鬼迷心竅，等我回去好好說他。」

「一個丫頭而已，我還不至於把一個丫頭放在心上。」

黎子均怎麼來的？不就是黎宗壹在花園看到個丫頭霸王硬上弓的嗎，這要說也是黎家傳統，只是是不好的那種罷了。

她已經想開了，這年代的女人就是這樣，反正她只求安身，等有了孩子就開始育兒樂，她對丈夫的要求也很低，不嫖不賭就行，家中的丫頭？睜隻眼閉隻眼，也就過去了，生在女權低微的時代，除了壓低自己的標準，她還能怎麼辦。

不提黎子衿，黎子軒身邊的丫頭也開臉了，而黎子均更扯，十四歲就跟朋友跑青樓，大家都覺得很正常，她自然只能裝沒事。

況且她身上有很多銀子，她需要一個丈夫做庇護，不然邵家南方的宗親肯定會再來找她，並很樂意替她保管財產。

「大少爺，奴婢是真心喜歡您，您可別忘了您說過的話。」

「那是當然，祖父要我娶邵怡然，我娶，祖母要我娶姜寧兒，我也娶，不過不是為了她，是為了妳這個小妖精。」

邵怡然想起來了，那個「白屁股」的聲音是姜寧兒身邊的丫頭佩蘭！

黎翠雨顯然也想起來了，黎家已經有一種默契，邵怡然是黎子衿的正妻，姜寧兒若是拿得出嫁妝，那就是平妻，拿不出嫁妝，那就是貴妾，但無論如何，都是黎

子衿的女人。

沒想到黎子衿苟合的不是普通丫頭，是平妻人選的貼身丫頭！這這這、這太打臉了，若姜寧兒真嫁給了黎子衿，佩蘭肯定不會對她忠心，一旦有機會，她就會陷害姜寧兒。

邵怡然內心沉了下去，黎子衿這已經不是好色的問題了，而是沒把姜寧兒當人看待，才會這樣打她臉，這要傳出去，姜寧兒還要做人嗎？

丫頭跟丈夫搞上了都不知道，而且他會這樣對姜寧兒，就會這樣對她邵怡然。

山洞內不堪的聲音又傳了出來，黎子衿興致勃勃地道：「妳這賤貨真放蕩。」

「謝大少爺誇獎，奴婢是放蕩的賤貨，奴婢求大少爺將來要賞個姨娘名分。」

「妳這小賤貨，我不給妳，給誰。」

邵怡然心想，不只野合，還角色扮演？口味真是太重了，她這個現代人都自嘆不如，沒想到黎子衿衣冠楚楚的表象之下，是衣冠禽獸。

她同情姜寧兒，可轉念一想，姜寧兒真的不知道嗎？也許是知道的，因為整個黎家都知道黎子衿對她沒意思，但今天如果黎子衿喜歡上佩蘭，要得到她，就必須娶姜寧兒過門。

這是三贏，姜寧兒得到黎子衿，黎子衿得到佩蘭，佩蘭得到了姨娘的位分。

想通後，邵怡然一轉頭，就見黎翠雨流下了眼淚，想到一個小姑娘目睹一向端莊自持的大哥這麼不堪下流的一面，邵怡然握住她的手，柔聲問：「我們回去吧，明天繼續吃螃蟹？」

黎翠雨點點頭，眼淚又流下來。

邵怡然替她擦了擦，笑說：「沒事，別哭。」

黎翠雨雖然才十五歲，但很多事情不用說明也懂，知道是個丫頭時，怡然還是願意嫁給大哥的，怡然一向看得開，不會在意那點小事情，後來知道那丫頭是佩蘭，自己就知道，婚事沒望。

好色還好說，但眼下是連基本的尊重都沒有了。

「怡然，我求妳一件事情……」

「放心，我不會說出去的，老爺子對我這麼好，我想他安度晚年，婚事我會另外找說法，黎子衿還是風度翩翩的黎大少爺，這點不會改變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妳。」

邵怡然一覺到天亮，夢都沒作一個，上午又抄了些祈福經書，下午才有空想昨晚遇到的事情。

黎子衿已經不行了，得把他從丈夫人選剔除，那嫁誰好？

黎子均那好色小屁孩肯定不行，那就只剩下黎子軒跟三房的黎子蔚了。

當然，以她的身家跟祖父的身分，可以選的人多得是，可是京城中沒幾戶像黎家這樣人口簡單的了，黎老爺子，黎老太太，黎宗壹，倪氏，算來只有四個長輩，沒有什麼嬸娘，叔娘，三房堂弟，五房堂妹的，對新媳婦來說，這可是天堂啊。

何況，她是孤女，祖父對黎家有恩，講白了，有這層關係，黎老太太跟倪氏就算不喜歡她，也不會對她怎麼樣的。

長輩不難伺候，幾個姑娘也不算心機重，黎家對她來說，是再適合不過。

身在古代，婚姻求的不是愛情，而是日子，彼此能過得去就行。

她喜歡小孩子，婚後生幾個小孩，就專心養孩子便行，丈夫？那只是親戚的一種，人品過得去就好，其他的她也不會太要求了。

那麼是黎子軒？還是寄居的黎子蔚？

黎子軒的好處是，大樹底下好乘涼，黎家孩子又不多，黎老爺子跟黎宗壹總不會虧待黎子軒的。

但黎子軒有個致命傷，就是嫡母倪氏不喜歡他，親生母親梅姨娘又是個麻煩精，仗著黎宗壹的寵愛，有時候會「不小心」跟倪氏槓上。

有幾次她去跟黎老太太請安，堂上哪有一個姨娘說話的分，可梅姨娘不只一次插嘴，偏她又能討老太太開心，所以老太太不罰她，而老太太不罰，倪氏這媳婦又怎麼好意思罰。

全世界大概只有黎宗壹覺得梅姨娘是小白花，其實梅姨娘根本黑心得很，有這種姨娘很麻煩，分不清楚分際，將來要是她嫁給黎子軒，對梅姨娘好點，梅姨娘就會打蛇隨棍上，真把自己當婆婆，要對她壞，又好像對不起丈夫，再怎麼說那也是他親姨娘。

至於黎子蔚，他的好處就是自己爭氣，雖然只見過幾次面，但黎子蔚那氣勢可直逼官家少爺。

不過他也有個致命傷，就是他爹黎宗三，當時欠了賭債就跑了，也許過幾年黎子蔚發達了，黎宗三便會出現，甚至要求兒子奉養。

養一個人當然不成問題，但黎宗三這人都惹事惹到被黎老爺子打出家門了，能是什麼好鳥，奉養他，一定要一直給他收拾善後，不奉養，一紙不孝告上去，黎子蔚說不定就會被打回自身。

俗話說百善孝為先，還有一句話叫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，對古代人來說——「就算他千錯萬錯，那也是你爹啊」，孝順這頂帽子，是會壓死人的。

邵怡然一邊喝著新貢的太平猴魁，在茶香繚繞中考慮著自己的親事，越想越覺得這實在是個困難的問題，眉頭不知不覺就皺了起來。

鳶蘿還以為她在氣黎子衿，於是安慰道：「姑娘不用生氣，還好昨日知道了，不然嫁了個人面獸心，那有多糟心。」

邵怡然一笑，黎子衿還不足以讓她心情不好，不過見丫頭這樣義憤填膺，知道鳶蘿是忠心，笑著解釋幾句，「我跟黎子衿都沒說過幾句話，更談不上感情，有什麼好糟心的。」

「那姑娘在心情不好什麼？跟奴婢說說，奴婢雖然見識不多，不過聽聽姑娘說話，總是可以的。」

邵怡然不語，而是道：「妳去給我打聽兩件事情。」

鳶蘿立刻點頭如搗蒜，「姑娘吩咐，奴婢一定給姑娘辦到。」

「去問問黎子軒秀才考上沒有？之前聽說黎子蔚中了舉人，妳去打聽打聽，是不是打算繼續考進士？別找小丫頭，小丫頭嘴碎，直接找黎三太太身邊的嬤嬤，銀子給多點，說完後讓她記得把嘴巴閉緊。」

雖然就住在黎家的芳藹閣，但她真的不太知道黎家的事情。

京城中男女之防不重，甚至還有七巧節這種活動讓男女出門自己相看，不過因為她是寄居在黎家，名分未定，要是自來熟，倒顯得輕浮，容易讓人看不起，再者，黎老太太也著實不太喜歡她。

黎翠娟有次說：「然姊姊，我最喜歡妳來請安的時候了，因為祖母一定什麼話都不說，很快就散了。」

講白了，就是她去問安，黎老太太就不會講任何事。

住了這麼久，黎老太太還是對她孤女的身份很有意見，一直把她當外人，既然是外人，那就不需要知道黎家的事情，即便那是喜事。

跟她來往最勤的就是黎翠雨，長房嫡女，自然聰明，祖母不說的，她也不會說，因為一旦讓祖母不高興，可是會連累母親的。

這是女兒的孝順，母親院中有好幾個姨娘，還有個特別受寵的，母親已經夠煩心了，她不想讓母親為了自己的事情被祖母罵。

邵怡然自然也懂得，她們在一起，春天賞賞牡丹，秋天吃吃螃蟹，跟幾個大家閨秀一起遊湖，交換刺繡圖案，這樣就好了，不用什麼事情都告訴對方。

黎翠雨是真心對她，但一個晚輩有晚輩的為難，邵怡然來到黎家，能得到黎翠雨這樣對待，她已經很感激。

她也不想太過打聽黎家的事情，覺得等那名分定下來，自然會有人細細告訴她，這才導致她對黎子軒、黎子蔚考試之事只有點印象，卻不知道結果。

鳶蘿聽她這麼說，馬上點頭，「是，奴婢馬上去。」

小丫頭半個時辰後就回來了，她打聽的對象是黎三太太的奶娘。

黎子蔚中了舉人，最後一名上的，黎老爺子大喜，但覺得黎子蔚成績不太理想，就想花十萬兩銀子給他捐個清閒的官位，讓他用心再準備科舉，光耀黎家門楣。可黎老太太死活不肯，還鬧著要姜家兄弟過來評評理，理由是一一黎宗三因為行為不檢被逐出家門，收留他的妻小已經是恩情，怎麼能花十萬兩給他兒子捐官？

鳶蘿一邊笑一邊說：「黎老太太還講，你有十萬兩銀子沒地方花，那分給子衿，子軒，子均，一人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兩。」

邵怡然跟蘇嬤嬤一聽都忍俊不住，笑了出來。

這黎老太太也真逗，那十萬兩又不是多出來的，是要換官位的啊。

不過退後一步，也能懂啦，黎子蔚是庶子的嫡子，那跟老太太可沒半點關係，嫡子的孩子，那才叫孫子。

邵怡然心想，老太太眼光真短淺，黎子蔚要是捐了官，黎家就有官老爺，做起生意來那不是方便許多，看在扶養一場的分上，總不能馬上搬出去吧，黎家就有人罩著啦，那好處是誰拿了？當然是整個黎家，不過老太太鬧成那樣，黎子蔚當然不能拿自己祖父的捐官銀，只能繼續考進士了。

「那黎子軒的秀才呢？」

「沒考上，老爺子很失望，聽說梅姨娘也乖了一陣子，還有，奴婢聽說，梅姨娘想勸二少爺別讀書了，跟著親爹做生意，免得將來生意都被大少爺一把抓了，自己什麼都沒有，二少爺不肯，母子吵了一架。」

「不料大太太派嬤嬤打了梅姨娘幾個巴掌，說家裡的爺們什麼時候輪到一個姨娘來管教，二少爺心疼姨娘被打，但又不能去找嫡母討公道，自己喝悶酒，然後把房中的文竹打了一頓，文竹被打得好幾天下不了床。」

邵怡然聽得睜大了眼睛，喝醉酒最多發發酒瘋就算了，怎麼還打人啊，文竹那可憐丫頭是撞到槍口上了吧。

媽啊，家暴……這這這，絕對不行，將來要是打起來，自己肯定打不過對方，好幾天下不了床，文竹是被揍得多慘？

邵怡然摸摸自己的胳膊跟腿，這小身板可禁不起打。

天哪，原本只是想打聽一下爭不爭氣，沒想到居然打聽出意外來了，讀書不通不是致命傷，家暴才是最可怕的。

蘇嬤嬤也是一臉嚴肅，「姑娘，恕老奴多嘴說一句，這二少爺可比三少爺更不行。」是，黎子均只是比較好女色，常常醉著回來，但他不會打人，就是太醉分不清楚對象，今年大年初一時，大家一起在大廳吃飯，吃到一半，黎子均醉醺醺地進來，衝著一個送菜婆子狂親，醉言醉語地道：「春花，別害羞哪，我是黎三爺，來，再親一口，怎麼渾身蹄膀味？我知道了，剛剛等我太久，偷吃了對不對？」鬧得姑娘們個個低下頭，婆子直喊造孽。

不打人聽起來好像不錯，可是太好女色也不行，黎子均幾乎天天出門，別的不講，她總覺得黎子均有什麼難以啟齒的病。

「嬤嬤，我瞧三少爺也不行。」

蘇嬤嬤顯然也想起過年那一幕，那婆子還好是個寡婦，要是有丈夫的，被三少爺親了個滿頭滿臉，要怎麼跟丈夫交代。

這麼一想，蘇嬤嬤便試探地問：「那就只剩下三房那邊的蔚爺了。」

黎子蔚今年十六就已經中了舉人，應該沒多餘的時間養出不良的習慣，不過想到那個黎宗三，又覺得有點擔心。

三太太在邵怡然的印象中就是那種望子成龍的婦人，很普通，不難伺候，只不過母子相依為命，就算不難伺候，婆媳相處間也會有微妙的地方。

真是有一好沒兩好，偏偏她又不能招贅——因為她需要一個強而有力的夫家，這樣她才能守住自己的財產。

黎家人口簡單，在京城中又有一定的名聲地位，黎老爺子跟幾個官老爺也有來往，雖然是平民百姓，但如果邵家宗親敢上門要替她保管財產，黎家的人脈便可以讓他們那群貪心的人吃不完兜著走。

黎子蔚除了讀書外沒有其他優點，但是，他也沒有其他缺點，這樣想想，好像還行。

「嬤嬤，人家會不會另外有打算？」

蘇嬪嬪不解，「姑娘是說？」

「老太太鬧成那樣，就算老爺子堅持替他捐官，他也不能拿那十萬兩，他如今是舉人，要娶官家之女很容易，到時候讓岳父幫忙疏通，也是一條康莊大道。」

「怎麼會，蔚爺這都十六了，已經是娶妻的年紀，若是想依靠裙帶關係，早請老爺子幫忙找名門淑女了，何必閉門準備考進士？說白了，他只要裝沒事，拿了老爺子的十萬兩，誰能奈他何？且他既然都不走祖父提供的路，又怎麼會想尋求妻族的力量？」

嗯，好像也對。不過黎子蔚會不會有意中人哪？

有一點她很欽佩黎老爺子，他說，男兒要端志，所以府中年輕的丫頭，個個賽貂蟬，道理也很簡單，美人看得多了，到外面看到其他女子，自然不會失態。

黎老爺子心疼黎子蔚這個孫子，所以給他的桔梗跟紫荊，一個是楊貴妃，一個是趙飛燕，要圓的有圓的，要瘦的有瘦的，且都是天仙一般相貌。

自己一個人在這邊想親事也很三八，說不定人家跟桔梗或是紫荊好得不得了，根本打算將來當官後就扶正呢，那自己不就當了小三？

再者，黎子衿表面那麼剛正不阿，哪知道他私底下會跟平妻人選的丫頭野合，還大玩角色扮演，搞不好黎子蔚也有什麼小祕密，只是自己不知道而已。

唉嘍，想成個親怎麼那麼難，她又不求嫁給梅長蘇，只是想嫁個普通、正常的人，都顯得很不容易。

去測試黎子蔚？這樣好不尊重別人，不行不行，人跟人之間，要有最基本的尊重，去測試絕對不可以。

賭了這一把？好像又有點賭得大。

直接去問你要不要跟我成親？萬一黎子蔚嘴巴不牢怎麼辦？她以後要怎麼在黎家活下去？臉都沒了，只能離開黎家，還得改名換姓。

蘇嬪嬪看自家小姐心煩，勸慰道：「這幾日秋高氣爽，不如上山走走，順便抽個籤，姑娘覺得如何？」

邵怡然想，這個好，她有了不能詳述的穿越經歷，那就去問問神佛將來該怎麼辦，誰才是良人，指點指點一下。

我佛慈悲，阿彌陀佛

第三章 穿越伙伴送作堆

邵怡然乃是客居，想出門不用特地跟誰請示，等到大好晴日，讓蘇嬪嬪安排了些吃食，再讓鳶蘿去跟馬夫說一聲便是了。

黎家共四輛車子，黎宗壹每天跟大兒子出門打理生意，扣除最大的那輛雙頭馬車，還有三輛單馬車，古代人迷信，出門都得看日子，今天黃曆上寫著「不宜遠行」，好，那肯定有空馬車。

果然，鳶蘿回來說，馬車空著呢，什麼時候出發都可以。

邵怡然便帶著鳶蘿出門了。

黎家不愧是暴發戶，這馬車又大又舒服，錦墊厚厚一層，雖然不是走柏油路，但也不會太顛簸。

很快的，馬車出了富貴巷的範圍，人聲漸小，不一會兒，喧囂的聲音沒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風聲、鳥聲。

入秋了，風吹開車窗簾子鑽了進來，乾燥而舒服。

鳶蘿很興奮，入京之後，雖然有出門，但都是在小姐姑娘們的圈子裡到處喝喝茶、彈彈琴，難得能上山進香，她聽說朝然寺很靈驗，她也要求籤。

邵怡然閉目養神，再幾個月過了年，她就十五了，應該要開始議親了，原本最好的人選就是黎子衿，黎老爺子最中意的也是他，可是沒想到……唉，只不過想成個親，怎麼就這麼難呢。

這時，馬車突然顛簸了一下，車夫咒罵一聲，不一會又顛了一下，這下子直接停住了。

鳶蘿揚聲，「老吳，怎麼了？」

「對不住啊邵姑娘，這畜生昨晚不知道吃了什麼，從剛剛到現在一直拉稀屎，大概拉了沒力，不走了。」

鳶蘿著急，「那怎麼辦呢？」

「姑娘別急，前頭有個交叉路口，來往人車多，我去前面看看能不能攔到空馬車。」

「那可不行，這裡荒郊野外的，怎麼能留我跟姑娘兩人在這裡等。」

邵怡然睜開眼睛，對自己丫頭讚許一笑，這裡既然是城南往朝然寺的路，就不愁沒車子會經過，到時候若是姑娘，給點銀子讓她捎自己一程就是了。

老吳要是跑去前頭，萬一那馬覺得好多了，又開始走了，那怎麼辦？她們主僕可不會駕車，且萬一歹人經過，那就更糟了。

黃曆可真厲害，說不宜遠行，還真不宜遠行。

沒多久，一輛馬車經過，但裡頭是個大老爺，男女有別，不方便。

緊接著又是一輛，只是裡面已經坐了六個嬸子，沒位置。

約莫一刻鐘後，老吳突然大聲歡呼，「老趙，老趙，是我啊，停車，停車。」

「老吳？」老趙頗困惑，「你怎麼把車停這裡？」

「哎喲別說了，畜生拉稀，你馬車裡什麼人，載邵姑娘一程吧。」

後來才弄清楚，裡頭的人是黎三太太莊氏，黎子蔚的娘。

莊氏自然捎了她。

邵怡然先行了一個屈膝禮，這才上了車，「多謝黎三太太。」

「不用謝，都是一個屋簷下，不用客氣。」莊氏微笑說。

這是邵怡然第一次仔細看莊氏，雖然不年輕了，但仍舊漂亮，不過看著沒什麼精神。

也是啦，寄人籬下，公公原本要拿出來的十萬兩銀子又被婆婆搞沒了，兒子還得繼續拚進土，哪個母親能不糟心？

試想一下，如果放榜後，黎老爺子馬上給黎子蔚捐了官，現在大概身分都定出來了，說不定黎子蔚連給母親爭取的誥命也都下來了。

說來說去，都是黎老太太眼光太短淺，只想著十萬兩銀子，卻沒去想家裡多個官老爺能帶來多大的好處，也幸虧黎宗壹是個耳朵硬的，不然攤上這種娘，大概也

會很辛苦。

莊氏看著她，目光頗有同病相憐之感，「我還以為只有我會在今日出門。」

邵怡然想了一下，懂了，因為今日不宜出門，不宜出門馬車才會空出來，她們這種寄人籬下的，也才方便。

「我不介意那個。」老實說，身為現代人，邵怡然不太能接受什麼都看著黃曆行事，宜沐浴，這才沐浴，宜土木，這才修房子，簡直沒道理。

莊氏一聽就笑了，「蔚哥兒也是個不信邪的。」

不迷信？挺好的，黎子蔚加十分。

就像所有的母親一樣，莊氏提起兒子，臉色就柔和起來，話也多了，「蔚哥兒什麼都好，就是不敬天地，不敬鬼神，我總是提心吊膽，只要是黃曆上不宜出門，我會上朝然寺替他求平安，希望菩薩看在我誠心，不要怪罪於他。」

「眾生這麼多，菩薩可忙得很，沒空怪罪這點小事情的。」

聞言，莊氏又笑了，「邵姑娘說話真逗趣。」

「太太喝點茶水吧。」莊氏身邊的卓嬤嬤道。

莊氏點點頭，接過茶杯，喝了幾口，又拿絹子拭了拭嘴角，這時袖子下滑，露出手上戴著的鐲子。

邵怡然一看，眼睛突然睜大，全身恍若電流經過，心想，被雷劈到也就是這樣了吧。

她心跳加速，心道：這鐲子，這鐲子是 summer days 在她大學時候推出的限量版，它的形象是一枝纏繞的桃花，一體成形，且特別的地方在於，葉子分色，一瓣金，一瓣銀。

等等，不可能，人能穿越，鐲子可不行，可能只是很像，人都有相似，何況是東西？只是這真的太像了……身為一個女生，她記得 summer days 推出的每一款首飾！

這鐲子她超想要的，前生唯一一次近距離接觸它，是採訪一個女明星，那女明星手上正好戴著，她就近觀賞了實體，實體比雜誌上漂亮一百倍，當下內心讚嘆，太美了，她好想要，但好貴啊，買不起啊啊啊。

邵怡然一陣發顫，剛好這時候鳶蘿也替她倒了茶，她趁機潤了潤喉嚨，心想，要怎麼旁敲側擊才顯得自然，她想了想，笑說：「黎三太太的鐲子好別緻。」

莊氏立刻笑了，抬高手，「妳說這個桃花鐲子嗎？這是蔚哥兒送的。」

是了，這麼近看，她更確定是 summer days 的鐲子，不會錯的。

「黎大少爺真孝順，還親自替您挑首飾。」

快，告訴我黎子蔚在哪買的，她要去找老闆，找出工匠跟設計者，那很可能就有她的穿越小伙伴，他們可以一起唱泰勒絲的歌，唱一段周杰倫跟費玉清的千里之外。

邵怡然把黎家通稱黎子蔚的「蔚爺」叫成「黎大少爺」，讓莊氏十分高興。

黎宗三被趕出去後，名字也從族譜上被除去，所以當莊氏帶著年幼的黎子蔚回本家求收留時，按照黎老爺子的意思，黎子衿為大哥不變，黎子蔚就是新的二少爺，

黎子軒往後退一位，原本的三少爺也變成了四少爺，但黎老太太鬧著不能改稱呼，不准把黎子蔚算入黎家的小輩中。

這事在當時鬧得很大，黎老太太娘家的男人也都上門鬧，還說老子都不在族譜上了，兒子怎麼能算黎家人。

可說穿了，這不過就是財產問題，原本是三個少爺，突然間多了一個，那就是來瓜分財產的，當了黎家少爺，老爺子以後一定會有一份財產給他，老太太不想給庶子的後代任何一毛錢，何況這次自己站得住腳，自然要大鬧特鬧。

黎老爺子沒辦法，只能算了。

如此情況下，黎子蔚和莊氏，算來就是黎家的親戚，不是真的黎家人，也因為已經有了黎子衿，不能喊他黎大少爺，只能含糊的稱呼為「蔚爺」。

莊氏多年寄居，心態變得十分自卑且敏感，可邵怡然這聲「黎大少爺」不但是肯定了黎子蔚嫡出的身分，還肯定了黎三太太的正妻身分，她怎會不高興。

於是莊氏笑得十分高興，「這也不是買的，蔚哥兒讀書閒暇就喜歡畫一些圖案，這是他親自畫圖案，請工匠製造出來的，說整個東瑞國就只有這一只，是獨一無二，不會再有第二只了。」

邵怡然內心撲通、撲通、撲通地跳。

黎子蔚自己畫的？這句話在她內心無限循環。

那黎子蔚也是穿越來的？

嘶啊，心跳飆到一百八。

邵怡然都能聽到胸口傳來的怦怦聲，聲音巨大得好像是整個馬車裡都是自己心跳的聲音一樣。

小心臟，安靜點，你跳成這樣，我要怎麼繼續問話？

「是啊。」邵怡然只覺得口乾舌燥「讀書之餘，也要有點休閒才好，一味地讀書，效果也不好。」

「就是，先生也這麼說，所以我從來不阻止他畫些圖樣，何況，十六歲就能中舉子，這就已經很難得了。」

「恐怕是這二十年來，最年輕的舉子了吧？」

莊氏臉上滿是欣慰，點了點頭，「先生說，我們東瑞國最年輕的舉子，也就十七歲，蔚哥兒是追上了這個記錄。」

「黎大少爺真了不起，三太太的好日子肯定就要來了。」

好聽話誰不愛聽，莊氏頓時笑得見牙不見眼，絮絮說起黎子蔚小時候的事，「他出生時，身體弱得不行，我只求他平安長大，哪裡想得到他會有這番際遇，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感謝菩薩才好，只能吃素念經，希望菩薩能感受到我的誠意，多多保佑蔚哥兒。」

邵怡然盡量讓語氣自然，狀似不經意地問：「黎大少爺小時候身體不好？」

「總是病，一個月有二十天在發燒，一歲多時，有次嬤嬤偷懶，晚上回耳房睡覺，可我們那時住的房子太破舊，那窗子居然被北風吹破，被冷風吹了一夜，也沒人起來加炭火，等我起來想去看，魂都被嚇飛了，房間好冷，我趕緊撲到床邊看他，

只見蔚哥兒臉都是紫的，皮膚冰冷，一探鼻息，好像有氣又好像沒氣，趕緊請了大夫，我抱著他哭了好久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感動了菩薩，他終於睜開了眼，雖然在床上躺了兩個多月，但總算回來我身邊。」說著說著，莊氏眼睛驀然紅了。

見狀，邵怡然心生愧疚，她只顧著問自己想知道的，卻沒顧忌到一個母親說起這事會有多傷心，忙歉道：「是我不好，惹得三太太難過了。」

「沒事沒事，蔚哥兒現在不好好的嗎。」莊氏擦了擦眼角，「難得邵姑娘不嫌棄，能跟我聊聊。」

邵怡然心想，有黎老爺子在，黎子蔚又爭氣，黎家對莊氏不會太刻薄，但畢竟身分尷尬，倪氏這個大嫂不會來跟她聊事情，黎子蔚又住在騰文院，母子倆幾日才見一次面，莊氏平常大概也只跟嬤嬤說話，可一個當太太的人又怎會跟個嬤嬤聊心事？

說來，莊氏也是很矛盾的，很注重自己黎三太太的身分，但這身分在黎家，什麼也不是，月銀一個月三兩，權力？沒有，尊重？比起老大太或倪氏身邊的嬤嬤，恐怕都還不如。

邵怡然想了想，只覺得祖父真的很有智慧，祖父雖是讀書人，但他也愛銀子，他曾說，銀子就是底氣，有底氣，才能舒心。

正想著，馬車緩緩停了下來，老趙的聲音傳來，「三太太，邵姑娘，朝然寺到了。」兩人在嬤嬤跟丫頭的攙扶中，踏著腳凳出馬車。

然後邵怡然注意到莊氏的金簪上，垂墜了好幾顆金色小番茄。

這個年代還沒有番茄，但是二十一世紀有。

注意到她的目光，莊氏摸了摸自己的簪子，笑說：「這簪子也是蔚哥兒畫的。」

「黎大少爺真是有天分，一般人有天分，就一頭栽進去了，黎大少爺還能定下心好好讀書，真不容易。」

誇兒子比誇母親還讓莊氏高興，莊氏聽得連連點頭，「有時候我也心疼他，讀書這樣辛苦，都已經十六了，還沒時間成親，可是……他也只能讀書，不然沒將來。」

邵怡然懂，黎宗三跑了三房又沒錢，更沒生意讓他們做，想有個穩定的將來，只能靠讀書。

Summer days 的鐲子、小番茄，還有他年幼時的那一場大病，她幾乎可以肯定，黎子蔚也是穿越的，所以，他是那麼小的時候過來的，一個現代人能靜下心讀四書五經，還考過了秀才舉人，真厲害。

跪在蒲團上，跟菩薩磕頭時，遠處的鐘聲突然響起，悠揚傳遠，這時邵怡然腦中的燈泡突然亮了——黎子蔚是現代小伙伴，而現代人跟現代人，應該比較能相處吧，畢竟是同溫層。

眼下她需要一個丈夫，黎家人口少，算起來也只有一房人，環境簡單單純，很適合她這種穿越人居住，她可不想去賭一把什麼汪家、姚家，還是王家的媳婦生活。

畢竟經過這兩年的社交生活，她也聽說過很多事情，黎家已經夠好了，眼下她也很難找到更好的了。